



沈西城

### 禾田永不停頓

許久許久沒見過禾田了，不知他近況如何？有人說他在香港，也有人說他寄居廣州，訪尋古蹟，拍下的照片，編輯成集，供人緬懷，消息未知真假，可懷念之情，卻是真摯的。於是便從古舊的記憶裏面勾出一鱗半爪的印記，追念一下這位好朋友。

50多年前就認識禾田，共事於一本雜誌，這本雜誌就叫做《大任》周刊，年齡相仿，志趣相投，就成了好朋友。禾田的筆名，乍看十分怪異，可經他一解釋，那就恍然大悟了。筆名是從他的潘姓拆開，知道原委，就不足為怪矣。禾田原名潘燦榮，小時候就對攝影產生了興趣，拿着照相機四處拍，花、草、蟲、魚都成了他的對象。攝而優則畫，對漫畫有興趣，就投漫畫去報館。那年代，窮酸文人都有習氣，覺得用真名發表作品不夠格，就特意弄個筆名來替代，「禾田」的名字就是基於這種傳統思想底下而來的。開始時，禾田的漫畫，天女散花，投向各大報紙漫畫版去。

可在漫畫的領域裏，禾田無法跟當年的財叔、老夫子相提並論，硬闖下去，必然遍體鱗傷。退而求其次，改輾易轍，專攻擅長的攝影，不負有心人，終於殺出一條血路，有了小名，成為攝影家。回說那本《大任》周刊吧！社址在中環

萬宜大廈，連我在內，只有6個工作人員，其中兩個是營業部職員，實際上編輯只有禾田、孫寶毅、小朱與我4個人，孫老先生是老總，負責策劃，我專注稿件，畫版的工作就分落到小朱與禾田身上。至於聯絡名人訪問，就統由老闊凌志揚博士協調。

個子矮矮的禾田十分活躍，步伐永不停頓，不喜歡刻板的工作，每份工作都幹不長。《大任》優薪也留不住他，不到3個月就自己辭職，轉到港台去，時常告假去旅行。真是名副其實的旅行，通常背着一個行囊，帶着有限鈔票就出發。出外靠朋友唄，記住這句話，跑遍大江南北、歐洲、北美。

有個時期，禾田發起走絲綢之路，成功了，拍攝了很多絲綢之路照片，雄寺古剎，草原連綿，風吹草低見牛羊。不久又去拍中國母親河——黃河，水湧滔滔，氣勢磅礴，黃河兒女感驕傲。看到禾田節衣縮食，芒鞋竹杖，窮遊四海，與人同樂，這份毅力豈我所能及！禾田一向節衣縮食，朋友不易得到他一杯咖啡的恩惠，可一想到他的理想，朋友們的氣平了，他心甘情愿地體諒他。提筆至此，想起手邊似乎有他的電話號碼，搜出打去，對方回曰「你所打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唉，親愛的朋友，你身在何方？



姚瑤

### 澳洲巡演隨想

上周我率領香港弦樂團在澳洲的巡演圓滿完成。本次巡演由澳豐文化主辦，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作為政府合作夥伴，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董氏慈善基金會及中國銀行（香港）支持，協作夥伴包括悉尼中國文化中心、阿德萊德慶典中心、澳中文化藝術促進會及國泰航空等機構。我們在阿德萊德、悉尼、堪培拉和墨爾本舉行了5場音樂會，與當地觀眾同慶新春。巡演共吸引超過4,000名澳洲觀眾觀賞我們的演出，展現香港在音樂文化方面中西融合的獨特魅力。

我感到特別自豪的是，此次巡演創造了不少里程碑。我們是第一個香港的弦樂團到澳洲巡演，也是第一個中國的西洋弦樂團訪澳演出。2月3日，我們在新南威爾斯州（新州）議會劇場舉辦了一場午間特別音樂會。這場演出是新州議會、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和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合作舉辦，標誌着香港特區與澳洲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音樂會約有160位嘉賓出席，包括新州上議院議長富蘭克林、中國駐悉尼總領事王愚等。我為我們能創造歷史，展現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獨特地位，感到榮幸和高興。

另外一個里程碑就是2月3日我們在悉尼歌劇院的演出，現場2,000多個位置的演出票全部售罄，這是該音樂廳古典樂演出中少有的盛況。觀眾對於演出也反響熱烈，掌聲雷動，在加演環節，樂團演奏中國民歌《放馬山歌》，

全場觀眾和我們互動，台上台下「吶哈」的回聲嘹亮，把現場氣氛推向高潮。我還率領亞洲青年樂團的香港青少年與澳洲當地的孩子一同演奏《我愛你中國》，這也引起現場的強烈共鳴。我們通過音樂架起橋樑傳遞友誼，通過年輕一代維護好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在世界上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最後全場合照時，觀眾更以手機作手燈形成燈海閃耀整個現場。中國駐悉尼總領事王愚在接受採訪時，稱讚「本次演出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西方藝術有機結合，為澳洲的聽眾呈現一個視聽盛宴。通過音樂演出形式的文化交流能夠增進兩地人民之間的友好和互動，為深化合作作出了很好的貢獻。」

這次巡演收穫頗豐，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年輕的藝團可以代表香港特區，代表中國，更好地讓觀眾了解我們優秀的中華文化，喜愛我們的特色，是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我們的曲目代表了香港獨有的海納百川之美，既有中華優秀文化民謠，也有西方經典特色的作品，所以觀眾們覺得我們和其他的音樂會不同，展現了香港獨有的中西融合的特色，很多觀眾都希望我們明年能夠再去當地演出。我很高興這次巡演這麼成功，也希望以後能夠更多地作為香港的音樂使者到世界各地，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華文化。

澳洲的國花別稱為金合歡，藝術交流的魅力往往就像是黃金的歡樂時刻能夠常留人心，衷心希望我們這次的巡演也為兩地交流歷史留下難忘的一筆。



少爺兵

### 有着另一種心靈觸動

「一年之計在於春！」這話說了聽來都感覺有點「老土」，但不管你是富或貧，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年年身體健康！歲歲平安！在此筆者也祝願報館勤於工作的同事們，一切的願望也「成真」！同喜！同喜！

逢年過節，電視台都會攝製特備節目來應節，今年內地電視台的過年特備節目就「各施各法」，至於幕後製作人員有否「施盡渾身解數」的「新點子」在節目中，筆者亦不得而知，也無意去「評價」任何新春特備節目，因為任何的電視綜藝節目都各自有「捧場客」，收視率或口碑只能作為參考的數據之一。比如筆者和友人們就覺得香港男歌手陳奕迅與一眾國家隊運動員們合唱的《孤勇者》一曲，以及節目環節裏有國家軍人的演出，是另一種觸動心靈的感受。

朋友們也是有經驗的幕後製作人員，對電視節目有所觸動的感受，他們自己亦直言不諱此乃個人的主觀和立場，之所以不會指出是哪間電視台的製作，也是基於「客觀因素」使然；個別電視台都有營運者們的「作風」及主觀立場，觀眾收看任何電視節目何嘗不是為「捧」自己喜愛的演藝人。如果不是扭曲事實、是非不分的刻意抹黑，每個人都有自我的權利和自由去喜愛與否。

不過，操守底線是千萬不要「弄虛作假」：「有位歌手曾經說過作為演藝人在被人喜歡的同時，也做好心理準備『不被喜歡』。故此娛樂圈才流行『不喜歡也不要傷害』這句說話，如港星趙雅芝和葉童這對幾十年前頗為『般配』的白娘子和許仙同台出現，觀眾們是『回憶滿滿』。而憶起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們，在接受訓練時所要承受的『孤勇』，為『保家衛國』站在一線崗位的軍人們，局外人為他們的種種付出而心靈有所觸動，實屬『人之常情』！甚至有觀眾指新年綜藝節目中播放上述的內容也『太少』了，有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既然是『立場鮮明』的電視台，應不需要害怕立場被人『看破』，事關觀眾若不喜歡亦同樣有『自由』隨意轉台！『彼此尊重』才是真正的『王道』。」



百家廊

## 元宵節裏的長命菜

節慶是味蕾最大的狂歡。童年時，對年節充滿的期待與盼望，想來很大成分源於節慶裏的美食。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物質匱乏，唯有節慶才有的傳統美食和豐盛佳餚，是難得的美味享受，更是心靈上的滿足。那深耕記憶裏的家鄉美味，早已化為經年不散的鄉愁，在時光裏愈發醇厚。元宵節作為新年的第一個盛大節日，既延續着春節的餘溫，又醞釀着新歲的希望。當火樹銀花漸次熄滅，年節的喜慶逐漸褪去，舌尖上的回味卻經久鮮活。

家鄉的元宵節以素食為主。正月初一、十五茹素的傳統，既是對天地的敬畏，亦是對腸胃的慈悲。素食以素樸的食材經巧手點化，在青瓷碗盞間綻放出別樣美味。素食亦是美食，有湯圓、油炸果，還有家鄉最具特色的長命菜。吃元宵，即吃湯圓，是全國各地普遍的。手工湯圓是永不褪色的記憶，糯米漿經石磨細細碾磨，在棉布袋中沉澱出傳統手藝的潔白與溫潤。祖母常說：「湯圓要捏得圓滿，日子才能過得周全。」芝麻紅糖餡、花生白糖餡裹着世代相傳的期許，在薑湯裏浮沉、氤氳的霧氣中，我看見母親鬢角沾着糯米粉，將團圓的心意揉進晶瑩剔透、熱氣騰騰、冒着香氣的湯圓裏。有詩云：「星燦烏雲裏，珠浮濁水中。」元宵節煮浮圓子寓意月圓人團圓，幸福美滿，甜甜蜜蜜之意，吃了甜湯圓，新的一年比蜜甜的美好願望。

真正令我魂牽夢縈的，是那兩盤碧

玉般的長命菜。長命菜是小眾的，鮮為人知。這道承載着農耕文化、語言諧音、祈福傳統和宗族觀念密碼的佳餚，是民間自發形成的一種祈福方式，雖沒有明確的由來記載，但這一習俗深深植根於家鄉百姓中，代代相傳，是家鄉元宵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小時候，元宵節晚上不吃長命菜等於沒過節。長命菜即整棵含根鬚的菠菜和蔥，根鬚纖毫畢現，宛若家族綿延的圖騰。

其實，長命菜做法不難，菠菜、蔥整棵洗淨後焯水，既要保住根系的完整，又要留住莖葉的翠色，焯熟後起鍋，把水分瀝乾，把鬚和莖折成拳頭長短，用尾處在中間捆紮緊，擺盤，再用柴火灶的鐵鍋裏熬出琥珀色的濃稠秘製澆汁，香菇飽飽山嵐，蔥油裹挾着煙火。上桌時長輩說：「吃了蔥，你們就更聰明了，吃了帶鬚的菜，就可以活到頭髮黑，鬍子白。」於是「聰慧」與「長壽」在碗碟間碰撞，香蔥拌着期許，將生命的隱喻嚼出了清冽冽的甜。菠菜象徵生命力旺盛，綠色代表生機勃勃；蔥則因發音與「聰」相近，寓意聰明智慧。吃長命菜的習俗寄託對健康長壽、家族興旺的美好願望與家庭團聚、祈福活動相結合，也是對家庭幸福和健康的重視。長命菜的根鬚象徵着家族的根基穩固，長命菜也寓意着家族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其實，這道菜的意義勝過滋味本身。孩童時總嫌菠菜微澀，香蔥不夠可口，殊不知那些被我們團圓嚥下的

根鬚，早已在血脈裏扎下文化的根莖。離鄉20餘載，超市冷櫃裏的速凍湯圓再精巧，終不敵記憶裏那碗帶着石磨紋路、手工製作及親情鄉情的溫熱。他鄉的元宵宴縱然琳瑯滿目，卻再難尋見離世親人及整株蔥與菠菜溫暖的身影。

味蕾上的回味，是心心念念的存在，縱是離鄉千里萬里，從小種下的文化基因，將會根植於心底深處，伴隨一生一世。

去年立春，我在陽台種下幾株菠菜。當嫩葉初展時，仿照母親的手法折莖捆紮。沸水翻騰間，忽然懂得為何這道菜必須整株烹製，那些不願修剪的根系，恰似遊子剪不斷的鄉愁；完整保留的形態，是對生命本真的虔誠禮讚。我彷彿看見故鄉的元宵燈火，在菠菜葉脈間明明滅滅。

如今，再難覓石磨吟唱、柴鍋炊煙。但有些味道注定要在記憶的甕中封存，等待某個圓月之夜悄然啟封。當城市霓虹模糊了星月，我總會取出那套珍藏的青花碗碟，將文化基因裏的密碼，悄悄說給新發的春韭聽。



● 整棵蔥含根，還有整棵菠菜含根鬚，我們就叫長命菜。 作者供圖



林爽兒

## 不一樣的Bobby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很奇怪，有些人在過往的日子見他/她好多次，那都是在人頭湧湧的場合，包括在工作中、在活動中，但彼此卻從未真正地認識過、交談過，就這樣過去了很多年。我想說的是在過去的日子裏，對一些人似乎很知道他，卻又彼此沒有任何溝通，這包括一直頗欣賞的歐陽震華（Bobby）。因為最近和他是忽然之間拉近距離。

對這位大哥雖然認識不深，真正面對面溝通的機會只有三幾次，記得第一次也是十多年前，那次和薛家燕（家燕姐）吃飯，臨走時見到附近坐着歐陽震華，他見到家燕姐立即起來打招呼，家燕姐特地介紹給我認識，當時的他可能見到家燕姐太開心啦，未及跟我打招呼，就跟她一個勁地說着，就那麼一次卻令我印象深刻。不過時間過得飛快，直至去年馮素波（波姐）做大生日來了不少圈中朋友，其中有歐陽震華、陶大宇和商天娥（娥姐），因為與娥姐比較稔熟，走過去跟她打招呼，和她影張合照，身邊的大宇、Bobby也難得一起合拍了一張4人照，實屬難得。

到了最近的一次和Bobby近距離接觸，算是一次意外的收穫，無端我參加了英皇新春團拜，因為被以為「退休」了，總之便是頗尷尬的情況下到了現場，不過很難得見到笑容親切的Bobby坐在我旁邊聊天，我說特別留意到他在《聲生不息·大灣區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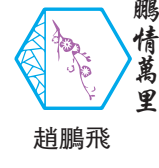
演出，很开心見到他在不同的活動中亮相，而又表現得那麼好，他說自己當時都很緊張，因為從來未正式在這類大型活動中公開發聲，而那個節目唱歌的都是天花板，很擔心失禮啊，幸好他順利過關，我在電視機前也替他鼓掌。

我們那天一直閒聊，我告訴他過去的日子，見到他的太太多過見他，他的太太喜歡和朋友聚會，那些年她去的地方我也常去，她也認識我的一些朋友，不過我沒有特意和她認識。

這次我們是在英皇的活動中見面，簽了3年英皇的他最近第一次拍賀歲片，是和曾志偉首次合作，他還首次演一個老千，聽說他們這部《半斤百兩》在馬來西亞先上映甚賣座，我們身邊幾個連忙祝賀他，並希望不久在香港也看到他不一樣的演出。



● 開心和Bobby新春團拜。作者供圖



趙鵬飛

## 誰在影院看電影？

電影是造夢的藝術，現在的人似乎都貪戀現實，不大願意做夢，連累了影院的生意，也跟着艱難了起來。

上周末傍晚黃金時段，我去銅鑼灣的影院看《封神榜第二部：戰火西岐》。電影開始前5分鐘入場後，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氣，並不是戲院的冷氣開得過大，而是能容納80人的放映廳裏，連我算在內，居然只有4位觀眾。待正片開始播放，又嫻嫻來遲了一位。兩個多小時的精彩光影夢幻結束，屏幕暗下去，燈光亮起來，5位不約而同坐在最後兩排的觀眾起身，相互看了看，心照不宣，默默點頭走出影院。一句感慨都無。

我算得上是一個愛看電影的人，有新片上映，基本上都會去影院看。《封神第一部：朝歌風雲》2023年9月在香港上映，比內地遲了約兩個月，當時是和朋友周末在圓方戲院看的，雖然影片的制作水準已在內地贏得不俗口碑和票房，但圓方那一場的上座率，也算寥寥。

春節期間上映的國產動畫電影《哪吒之魔

童鬧海》（亦稱《哪咤2》），票房勢如破竹，繼登頂國產電影票房之後，又迅速躋身全球影史票房榜前30位，且勢頭仍然保持強勁。有業內人士放膽預測，《哪咤2》最終可能會以超過110億元（人民幣）的票房，殺入全球前12位。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去年內地電影總票房減少了大約100億元，全年觀影人次減少了3.6億，下滑比例近三成。香港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僅去年，香港就有9間戲院宣告結業或停業，其中不乏有地處旺角、銅鑼灣這樣人流量巨大熱門商圈的。可去年明明有多部港產片叫好又叫座，比如《九龍城寨之圍城》、《破·地獄》，網絡上的討論熱度和實際的票房收益，都先後刷新港產片紀錄。

可見，口碑佳作的湧現，雖能短暫提振市場和觀影信心，但始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問題：愈來愈多的人被小屏幕上的短視頻、劇集、遊戲等視頻產品，牢牢地留在了舒適安逸的私人空間裏；愈來愈貴的電影票讓善於精打細算的普通人，開始在一張約等

於一個月平台月費的電影票價上頻頻權衡。

看電影是一件極具社交屬性的活動。有調查顯示，大約70%的觀眾選擇走入電影院是基於社交需要。在這個數字驅使之下，我去查了一下國家民政部的官網，果然，2024年中國結婚登記數為610.6萬對，與2023年相比，結婚登記數減少了157.4萬對，下降了約20.5%。我又去翻了一下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去年8月公布的情況顯示，在25歲至64歲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中，從未結婚人數持續上升，增至121.1萬人，其中女性為595,200人，男性則有615,500人。香港男女初婚年齡中位數也隨之進一步延後，男性由32.2歲增至32.5歲，女性則由30.7歲增至30.9歲，創下3年最高。換句話說，香港大部分男女都是30歲以後才「拉埋天窗」。

如果不戀愛不結婚，或者選擇戀愛結婚的人群大幅減少，對於社交的需求勢必隨之壓縮，作為社交活動的重要服務供應者，走去電影院看電影的人顯著減少，似乎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湯禎光

## 自然環境的治療作用

早前看到1890年的醫院相片，在它的天台，床都一字排開，全部病人在享受陽光浴。反觀現在的醫院，密封、寒冷、沒陽光，但病菌沒有減少，然後大家要戴口罩，呼吸也困難；回看，其實那個年代也有值得現代醫學學習的地方。

上網搜一下，原來在19世紀末，除了天台曬太陽的床，還有建在特別地方的醫院，例如：建設於高海拔地區，以利用清新的空氣和自然環境，這一做法在治療肺結核等疾病方面特別受到重視。當時，醫療界普遍認為新鮮的空氣和陽光對病人的康復至關重要，這促使許多醫院選擇在山區或高地建立。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位於美國紐約州薩拉納克湖的Pavilion Hospital，其於1884年創立。創辦人是一位肺結核患者，他深知新鮮空氣對健康的重要性，因此決定創建一個專門針對肺結核患者的療養院。這所醫院的設計充分考慮了病人的需求，利用當地的高海拔環境和清新的空氣，為患者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恢復環境。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位於瑞士的Sanatorium at Davos，該地在19世紀末成為肺結核患者的避風港。達沃斯以其高海拔和清新的空氣而聞名，吸引了大量尋求療養的病人。在宮崎駿作品《起風了》中也有這種醫院。他們通常設有開放式病房，讓病人能夠接觸到陽光和新鮮空氣，這種自然治療法在當時被認為對病人的康復有顯著的幫助。那時候，醫生十分重視病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在這一時期，許多醫院還開始強調病人的整體護理，這一理念還是近代醫療才慢慢重拾。

從這些歷史經驗中，我們仍然可以學到許多有價值的教訓，包括如何在醫療設計中融入自然環境的元素，以提升病人的就醫體驗和心理健康。例如：在現代醫療設施中，愈來愈多的醫院開始注重自然光的引入和綠色空間的設計，這些都是受到早期高山醫院理念的啟發。醫療界已經認識到，良好的環境對病人的康復有着深遠的影響，這不僅包括物理健康，還包括心理健康。香港地方不大，但愈來愈多療養院向這個方向發展，希望大家記起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藥。